



[采桑子文丛]

郭沫若 著 郭平英 编

创造十年

1935年5月，被捕入狱的瞿秋白读过《创造十年》之后，给郭沫若写信说：“创造社在五四运动之后，代表着黎明期的浪漫主义运动……开辟了新文学的途径……这段历史写来一定是极有意思的。”五四时期狂飙诗人郭沫若，其自叙文字情感热烈奔放，叙事真挚坦诚，既写出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又提供了文坛交游的珍贵史料。《创造十年》及其续篇回忆了他与友人郁达夫、成仿吾等人创办和主持创造社的经历，从中读者可以领略五四人物的风度，五四时代的精神气象，自然也可以回味一段遥远却又并不陌生的历史。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采桑子文丛]

创造十年

郭沫若 著
郭平英 编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创造十年/郭沫若著;郭平英编.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4

(采桑子文丛)

ISBN 978 - 7 - 222 - 05753 - 1

I. ①创… II. ①郭… ②郭… III. ①郭沫若
(1892 ~ 1978)—自传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68787 号

责任编辑:王 韬

装帧设计:杨晓东

责任印制:洪中丽

书 名	创造十年
作 者	郭沫若 著 郭平英 编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 ynpph. com. cn
E - mail	rmszbs@public. km. yn. cn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220 千字
印 数	1 - 5000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排 印	昆明合壤琳彩印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 - 7 - 222 - 05753 - 1
定 价	22.00 元

录

创造十年（1918～1923） /1

创造十年续篇（1924～1926） /143

附录 /234

二十年代的一面 郑伯奇 /234

创造三年（节选） 陶晶孙 / 253

怀念郭沫若（节选） 成仿吾 /253

编后记 郭平英 /261



创造十年

(1918 ~ 1923)

发 端^{*}

创造社自 1929 年 2 月 7 日遭了封闭以来，已经满三年了。早就有些朋友要我把它自成立以来的经过追记出来，我也有那样的心事，但总迁延着，一直迁延了三年。我现在终于下了决心，要费点工夫来记录出我所知道的创造社，或者更適切地说，是以创造社为中心的我自己十年间的生活。迁延了三年，使我终于下了决心的，说也奇怪，却要感谢我们的鲁迅^①先生。

是本年的正月三号，一位日本朋友 K 君到我寓里来，谈到中国的文艺，谈到鲁迅先生。

他问我：“鲁迅是怎样的立场？”

我说：“鲁迅是一位用写实手法的作家，在前颇带着一种虚无主义的倾向，近年听说是转换到左翼来了。”

* 作者原注：这篇《发端》因为和鲁迅的文章有点抵触，有朋友建议删去。但我想鲁迅的《上海文艺之一瞥》既未删改，为了保留事实的真相，我也就把《发端》仍然保留下来。好在我这篇文章是在鲁迅生前写的。我虽然写了这篇文章，并无改于我对鲁迅先生的尊敬。

① 鲁迅 (1881 ~ 1936)，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有《鲁迅全集》。



《创造十年》初版本，1932年9月上海现代书局出版

——“是的”，那朋友说，“我们的右翼之雄的佐藤春夫^①是称鲁迅为左翼之雄的。”

K 的说话显然含有一种讽刺，但我们也没有作怎样的深谈，因为对于鲁迅先生的旧作既少研究，他的方向转换以后的新作我也还未曾看见。

在临走的时候，那位朋友拿出了一本黄油纸封面的杂志来，递给我，我看时有似象非象的“古东多万”的四个红字。旁边还有一行铅印标志：

佐藤春夫编辑《古东多万》第二号

昭和六年十一月五日发行

这“昭和六年”是民国二十年，西历 1931 年，更简切地说一句，就是去年。照那标志看来，自然是杂志了。

K 把目录揭开，指示着《上海文艺之一瞥》^② 下署着鲁迅的给我看，他说：“这篇文章很有趣，请你留着读一读。”

我多谢了他，问他：“古东多万是甚意思？”

他说：“这书的封面背后便有解释。”

翻开封面背后来看，是从日本的一部字典《言泉》上引用来的一段解说，原来“古东多万”的发音是 kotodama，写成汉字是“言灵”；照那解说直译出来是：

“我国之言语之自由的变化，具有一种灵妙的作用之谓。国语之妙用。”

再翻到书后的“编辑余谈”，才知道这“古东多万”用的是

① 佐藤春夫（1892～1964），日本作家、诗人。著有《田园的忧郁》、《都市的忧郁》、《殉情诗集》等。

② 原为鲁迅 1931 年 7 月 20 日在社会科学研究所作的讲演。其主要内容的中文记录稿，载同年 7 月 27 日、8 月 3 日上海《文艺新闻》周刊第二十、二十一号，未经作者校阅；作者改定稿收入 1932 年 10 月上海合众书店初版的《二心集》。

“万叶假名”——日本的一部歌集用汉字作为日本字母写成的——竟连日本人都不懂，屡屡质问，问得编辑先生“不耐烦而且冒火”，所以在封面背后才引用了那段字典。

我看了看实实地感叹了一下，我对 K 说：“要懂得一种外国文字，像在这些地方真很困难啦。老实说，我起初看见封面时，我以为你送了我一本骨董店的广告。”

——“哈哈，我起初却把它当成了法西斯谛的机关报呢。”

——“怎的？”

——“有个卐字啦，德国的法西斯谛希屈拉派打的是这个商标。”

彼此笑了一会，K 才告辞走了。我便把鲁迅先生的文章翻了出来，原来是鲁迅的讲述，由一位日本人所译记的。据那译记者“9月17号在上海”写的短序上说：

“《上海文艺之一瞥》是最近在当地某处，鲁迅秘密的讲演。那讲演的大要在当地的周刊《文艺新闻》^①上连载了。然而《文艺新闻》在其立场上，顾虑到官方，不能不多少加了一些删削。但是鲁迅又根据那连载于《新闻》的笔记，更把叙述弄得恳切周到，更适切地把辛辣的骂倒直言出来，改写了这篇《上海文艺之一瞥》。本稿即由改写了的原稿向仆讲说了的译录。”

我看到了有“秘密”、有“顾虑到官方”的字样，已经就虔敬起来了。我预想到我们的战士一定展开了一篇左翼理论，对于上海的御用文学民族主义派^②一定加了些“辛辣的骂倒”。我如饥似渴地把那二十几页的长文，一口气读下去。看他的确是骂了好些

①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领导的刊物。1931年3月16日创刊于上海，1932年6月20日停刊，袁殊主办。

② 指潘公展、范争波、朱应鹏、傅彦长、王平陵等人。他们在国民党当局策划下，出版《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等刊物，于1930年6月发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借“民族主义”，否定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人，骂了鸳鸯蝴蝶派^①，骂了创造社，甚且对于左翼运动也没有忘记他的“辛辣的”清算，一直读到尾上才看见了这样的几句：

以上所说之外还有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和许久以前便盛行着的武侠小说之类，应该详细解剖，可奈已经没有时间，等到将来有机会时再讲。

就好像读旧式的章回体小说，读到起劲处，却被“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的手法欺骗了的一样，我的一口气软了下来。我鼓着劲要跳过一条三尺宽的沟，鼓得一脸通红，仍然跳不过去，立在沟的边上。像这样的讲演我不知道有甚么“秘密”的必要，更不知道有甚么地方要“顾虑到官方”。在《文艺新闻》上所发表过的内容，我不曾见到。鲁迅先生所“改写”成的中文原稿，似乎也还没有发表出来。我现在暂以一个准鲁迅崇拜者的资格，把日译文中骂到创造社的地方要忠实地——我特别在这“忠实地”下加上注意点——重译成中文。前后的文脉自然要稍稍照顾到，但我不好便把全部都整译出来：因为鲁迅先生的改写稿一定有发表的机会，即使没有，将来也一定有鲁迅先生忠实的——又加上注意点——崇拜者来重译全文，我不好把这一笔稿费从别人手里抢来。

讲演的开头是说到新式的才子佳人鸳鸯蝴蝶派。这鸳鸯蝴蝶派“因《新青年》^②的流行才渐受打击”，“那时有易卜生^③的脚本

① 清末民初兴起的一种文学流派，多以文言文写才子佳人的哀情艳史。代表作家有包天笑、陈蝶仙（天虚我生）、徐枕亚等。

② 综合性月刊，1915创刊于上海，原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后时停时出，1926年7月停刊。陈独秀曾任主编。

③ 易卜生（H. Ibsen，1828～1906），挪威剧作家。著有《社会支柱》、《玩偶之家》、《国民公敌》等。

之介绍，有胡适之先生的《终身大事》^①那样取着俊俏的形式之婚姻问题剧出现”，以下便论到创造社来了。

此后有新才子派的创造社出现。创造社尊重天才，是艺术至上派，专重自我，崇创作，恨翻译，尤憎恨重译，与同时在上海的文学研究会相对立。其出阵最初之广告上，言有垄断文坛者，即指文学研究会也。

在创造社的头上加上了一顶瓜皮小帽，轻轻地便把创造社的一群穷小子化成了鸳鸯蝴蝶。我们鲁迅先生的确不愧是绍兴人，他的一支笔实在有点刀的风味。是的，“新才子派”又等于“艺术至上派”，鲁迅先生似乎是学贯中西，大约王尔德、波陀勒尔^②一类的人物，又是欧洲的鸳鸯蝴蝶派罢？是的，“创造社尊重天才，专重自我，崇创作”，这倒不是什么罪恶。无论在怎样的社会里天才是不能否认的，不同的只是天才的解释罢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不是绝大的天才吗？我们鲁迅先生不也是一位文学上的天才吗？特别是“辛辣的骂倒”上其才是尤天的啦！就在“重自我，崇创作”这一点上，创造社的那些穷小子似乎也还没有我们的大天才鲁迅先生的那么“专”，不信，你请去尝试一下罢。只要有胆量敢把“先生”两个字误排成“老生”，或者对于《呐喊》没有摇旗呐喊一下，你看他先生会是怎样地慷慨，他至少会恭维你是“才子”的。“恨翻译”？“尤憎恨重译”？我自己似乎也是创造社里面的一个人，我自己便“翻译”过不少的东西，并也“重译”过不少的东西啦！是的，那些东西怕没有值得我们鲁迅先生的大眼之“一瞥”。不过不负责任的翻译和重译，似乎是在可“恨”、

① 胡适之（1891~1962），名适，安徽绩溪人。作家、学者。著有《白话文学史》（上卷）、《胡适文存》等。其《终身大事》发表于《新青年》第六卷第三号。

② 王尔德（O. Wilde, 1854~1900），英国作家。著有《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莎乐美》等。波陀勒尔（C. Baudelaire, 1821~1867），通译波特莱尔。

可“憎恨”之列，创造社也干过些受指摘的事情，鲁迅先生大约就是根据的这些罢？这好像是在说“你恨酸败了的面包，便是恨面包”。吾无以名之，名之曰“阿Q式的逻辑”。至于广告的一件，那是要请达夫^①先生负责的，说详本文。^②

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反对，主张为人生之艺术，一面创作，一面重视重译，并注意介绍了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因为彼等小国谁也不知道他们的文字，所以差不多全部都不得不靠着重译。而且文学研究会声援了《新青年》，遂为新敌与旧敌所夹，受了三方面的攻击。一方面是创造社，他们既尊重天才的艺术，以主张人生流之艺术的文学研究会为埋头于闲事，为“俗”（此字原译文有引用符，不知鲁迅先生引用的是那一位创造社员的话），且为无能，所以一发现了一个误译，有时便要大卖气力地写一篇很长很长的专论。

第二方面说的是吴宓所代表的学衡一派^③，第三方面是所谓鸳鸯蝴蝶派。在这儿鲁迅先生又不费气力地把创造社来和学衡派、鸳鸯蝴蝶派归为一类，而使文学研究会^④继承着《新青年》和胡适之《终身大事》的正统。似乎创造社之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新敌，是因为该研究会声援了《新青年》。是的，只有文学研究会才是文学的正统，是最革命的团体。我可以奉命拥护，高呼几声口号：

① 即郁达夫（1896～1945），浙江富阳人。文学家。著有《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等。

② 参见本篇第九节。

③ 吴宓（1894～1978），字雨僧，陕西泾阳人。《学衡》，月刊，学衡派刊物。1922年1月创刊于南京，1933年停刊，吴宓主编。主要撰稿人有梅光迪、胡先骕等，提倡复古，反对新文化运动。

④ 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文学团体，由沈雁冰、郑振铎、叶绍钧、王统照等发起，1921年在北京成立。鲁迅是这个文学团体的支持者。



创造社的主要创办人之一郁达夫

革命的文学研究会万岁！

文学的正统万岁！

文坛总司令鲁迅先生万岁！

还有一个“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也该得高呼万岁。^① 我们贵大民国的贵大百姓，要算是不折不扣的“被压迫民族”了。我们贵被压迫民族的贵民族主义的文学呢？在这儿很遗憾，鲁迅先生沾染了点子章回体小说的派头，要等到“下回分解”。于是乎让这一“万岁”也就不好明目张胆地叫出，我们须得学学乖，“顾虑到官方”啦。打个折扣，叫它个半声罢。

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文学！

在这儿要加上一个注解。这个屁股上的卐字，就和“古东多万”屁股上的那个字一样，是当作“万”字在使用。“万岁”的一半自然就是卐，但有聪明的读者要把它联想到法西斯，那也是他的自由。

是的，创造社那一批“反动派”——这个罪状倒不自今日始，据鲁迅先生的“一瞥”看来，从与文学研究会反对以来便已经是反动的了。是的，创造社那一批“反动派”真正是罪该万死！公然敢反对“声援《新青年》”、“介绍被压迫民族文学”的文学研究会，要指摘他们的误译，真正是罪该万万死！哼，你们不知道

① 从“是的，只有文学研究会才是文学的正统”起至此一段文字，1932年9月《创造十年》初版本为：“是的，鲁迅先生到底不愧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员之一人，在这些地方却很能替本店发卖膏药。‘货真价实，只此一家，’——只有文学研究会是文学的正统，是最革命的团体。我们在这儿来高呼几声口号：

“革命的文学研究会万岁！

“拥护文学的正统！

“打倒一切反动的文学团体！

“拥护我们的文坛总司令鲁迅先生！

“反对文学研究会的就是反革命！

“反对鲁迅先生的就是反革命！

“是的，还有一个‘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也是该得高呼几声万岁的。”收入《沫若文集》第七卷时改如今本。

像“雅典主义”^①一类的翻译，不正是中华民国的国宝吗？你们不知道那些名译，纵不“百世”也会“万年”的吗？我鲁迅先生正告你们：文学研究会者人生之人生也，艺术之艺术也，如此之如此也，这般之这般也；“俗”云何有？岂是“无能”？“无能”者天下之大能也，“俗”者不俗也。“错误”之仅仅“一个”便足使汝辈之“专论”做出很长很长“一篇”，谁能谁不能乎哉？——好了，我尽力模仿我们先生的笔调似乎有点不类，然而不类者类也，好像通，又好像不通，然而不通正是大通。此亦一“阿Q式的逻辑”。

创造社的这番起事，在表面上看来是胜利了。多数的作品既投合于当时的自称才子辈的心情，加之以出版者之帮助，势子遂盛，势子一盛，大商店，例如商务印书馆，也就把创造社的译著来出版了。——这是说的郭沫若、张资平两先生之原稿也。自年以来，据我所记得的，创造社便再没有把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之误译来审查，来写专论了。在这样的地方，不好说得，岂不就是才子加珂罗茨基式乎？（日本文的珂罗茨基 Corotsuki 译成中文是“流氓痞棍”。）

这一段文章做得真是煞费苦心，直言之，便是“郭沫若辈乃下等之流氓痞棍也”；但要看我们鲁迅先生的文字是怎样的“曲”。先生全靠他那空灵的推想和记忆，便把一群人的罪状在“一瞥”之中宣布了出来，这是何等折狱如神的名手呀！但先生在这儿也隐隐泄漏了一点天机。他在上面骂创造社攻击文学研究会的误译，在这儿把文学研究会的五个字写成了商务印书馆。哦，原来文学研究会就是等于商务印书馆！文学研究会的一些“正人君子”（这

^① 作者原注：当年文学研究会的一位先生把 atheism（无神论）译为“雅典主义”。类似这类的误译不少。

是鲁迅先生的言外之意，因为是和“才子痞棍”相对），特别是袒护文学研究会的我们的鲁迅先生，是很清而且高，高而且清，没有受过“大书店”的买贿的！（至于说到我和商务印书馆发生买卖关系的详情呢，那是私人的事情，与创造社无涉，我在本书中要提供一些事实出来，在这儿暂不赘述。）

却说，因为新上海到底不是旧上海之故，创造社员在凯歌声里终自觉得自己替自己的出版书店写商品，虽是种种的努力，然从老板一方面看来，就和眼镜铺的 show - window（门面玻璃窗）中装饰着的纸扎人物之活落活落的眼睛一样，不外是以广招徕的广告而已。

这一段把创造社员叙得又如此有自觉。因为就是到现在也还有不少的人在替书店老板写商品，在 show - window 中做着广告人物，而自己却在洋洋得意的！

于是乎才希图独立出版，书店老板便把他们向裁判所告发了。

这一句话却要算是天外的奇文！这儿所说的“书店老板”自然是指泰东书局的赵南公^①。幸好赵南公还没有死，创造社的几个人也都还活着，创造社设出版部时，原来赵南公是提起过诉讼的吗？老实说，我对于我们鲁迅先生这位伟大的“正人君子”的脑神经不免有点怀疑。鲁迅先生或许不会是有意的捏诬，因为受书店老板告发，倒也并不是甚么不名誉的事。我想，怕是脑中的记忆有点绞线，在这儿把新青年社和创造社扯在一道了。新青年社由群益书局独立时，书局老板提起过诉讼，这是人众皆知的事。

^① 赵南公（？~约1938），河北曲阳人。泰东图书局经理。



创造社的主要创办人之一成仿吾

后来终究独立了，一切的书藉大加改订，改印刷，新开起店子来，然而旧老板方面也永远地用着旧板，一味的印刷，贩卖，年年闹着甚么“纪念大廉卖”。

这几行倒很近于事实，甚么“纪念大廉卖”——这是九州万国凡百商行所惯用的骗钱调门，自然不限于上海，不限于上海的书业，不限于泰东；然而这种极普遍、极陈套的现象，落到我们大小小说家鲁迅先生的手里是怎样地“着手成春”了！因为这个现象一局限到这儿来，便是说：创造社的作品屁钱不值！

在作为商品上虽是怎么也忍耐不过，然而独立了也没有



作者与郁达夫（右一）、成仿吾（右二）、王独清（左一）1926年在广州

如意地赚出钱来，创造社的人们之走头自然是朝比较有希望的革命的策源地广东跑去了。于是乎便有“革命文学”这个东西出现。然而怎样的作品也没有。在上海呢，连那样“革命文学”的名字都还没有出来。

这段的首两句，我是很忠实地翻译出来的，然而意思还是模不准确，不知道鲁迅先生的原文是怎样。不过这全段的意思是很明白的，便是创造社的几个“流氓痞棍”想赚钱没赚成，又才跑